



(莆 仙 戏)

鸞 口 司

仙 游 編 劇 小 組 改 編
陈 仁 鑑 执 笔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



人 物

曾康永	姨 太	倪知县	众农民
任有道	罗 兴	門 子	众百姓
李詢芳	馬鴻禧	中 軍	众冤民
罗文举	馬 母	軍 士	众家丁

第 一 場

〔門子內聲：“老爺齊行嘔！”與曾康永同持鋤上。〕

曾康永：叻！

（唱）脫下烏紗把鋤持，
我是嵩口巡檢司；
你說是官人不信，
那有赤脚与破衣？

（念數板）自幼家貧苦漢，
論語中庸大學，
十八初入考場，

一直考到六六。

門子：（接念）場籃提破十双，
自怨宗师无目。

曾康永：（接念）且喜名登紅榜，
已是眼花齿落。
誰知无錢行賄，
吏部心中不乐，
派我嵩口巡司，
地僻山深土薄！

門子：（接念）每月俸銀十两，
上司剋扣完毕。
弓兵无餉逃走，
衙門生滿荆棘。
只剩老爷一人，
兼我門子难避！

曾康永：（接念）圣人劝人学稼，
耕田維持伙食。
幸喜乡民淳朴，
亲近有如子侄。

（唱）說官場，
小魚常作大魚粮。
老憤一腔装不完，
宁肯受穷。
空知小民长遭殃。

門子：爷呀！到田里啦！

曾康永：我們動起鋤來！

〔內羅興呵斥聲：“衆家丁，把這些窮鬼抓來，給我重重地打！”〕

衆家丁內聲：“是！”

〔農民五六人逃上，衆家丁及羅興紛紛地趕上。曾康永攔住。〕

曾康永：羅大管家！什麼事？

羅興：叫你在這裡當什麼巡司！羅府的祖塋也不能看好！
哼！來！（對家丁揮手）給我打！

衆家丁：（吼叫）打！

曾康永：慢點！羅大管家，這裡是我巡檢司轄地，你有事要
慢慢來！（對衆農民）乡亲们，到底什麼事？

衆農民：曾老爺，因為干旱，田裡沒水，無奈引點羅府祖塋
前的那口活泉；羅大爺來嵩口討租，因此不容！

羅興：羅府祖塋是個大風水，活泉能亂開的？大爺不來，
你們就造反啦！哼！嵩口司，你吃什麼飯？

曾康永：（大笑）哈哈！我以為是什麼事。乡亲们，趕快去
把那口泉挖開，把泉水統統給我引出來灌田！

羅興：什麼？嵩口司，你要找死？

曾康永：你原來不知我是一個地理師呢！神廟里畫的龍虎相
爭的那條龍，不是口里都有一道白白的空兒么？那
就是龍噴的水呀！你羅府祖塋是個青龍噴水穴，那
泉水不引出來，形就化不成啦！

羅興：嵩口司，你……你這話不假？

曾康永：（指衆農民）你不信問問你的佃戶吧！我穴情看多
啦！水一引，你們羅相國只怕要從宰相再升上去
呢！

罗 兴：宰相再升上去！哈哈！众家丁！回去！

众家丁：是！

罗 兴：（走了又回頭）嵩口司，这以后泉水准佃戶們开，不过每家每年要納一定的租錢。我回去与公子說說去！

曾康永：噯呀！田又是你家的田，穴又是你家的穴，收什么租錢！計較太精，風水就不灵啦！

罗 兴：哼！嵩口司，我早知道你是借这口嘴 騙 飯 吃的！
（狠狠地揮手）走！

（羅興與眾家丁同下。曾康永與眾農民大笑。）

曾康永：想罗府这些畜生，官場的人都怕他怕得要死。如果落在我手里，我敢情与他还是有比的！

众农民：噯呀！多謝曾老爷，你实在是好人，每次回护我們，使我們少受多少苦。

門 子：我們老爷好是好，只是官又小，势又孤，連一个弓兵也沒有。以后会吃亏。

曾康永：有什么事，不要怕，沒有弓兵，这些乡邻是做什么的？

众农民：是呀，老爷能担待，要我們怎样就怎样！

曾康永：門子，你看！哈哈！乡亲们，趁罗兴已去，速速灌田要紧。

农民甲：曾老爷，我們把你的田也灌上吧。

曾康永：让你们先灌足，我的自己慢慢来。

众农民：謝老爷，我們去啦！（同下）

門 子：好啦，我們来种菜吧！

曾康永：齐来做！

(唱) 天高云白已秋風，
嵩口壠上农夫忙；
秋收在望鎌刀舞，
先种蔬菜佐飯尝。
早秋时候日正中，
滴下汗珠入土融；
誰道齋盐能調味？
不有辛苦岂有香！

〔馬母上。

馬 母：公呀，借問！

曾康永：問什么？

馬 母：嵩口司衙門是在哪里？

曾康永：你問嵩口司要做什么？

馬 母：老身有冤要訴。

曾康永：什么事呢？是失掉鷄，还是失掉鴨呀？

馬 母：咳，奴是犬冤！

曾康永：你是这嵩口地方人嗎？

馬 母：是县城人。

曾康永：既是县城人，又有大冤，就該向县衙訴冤，何必来
嵩口？

馬 母：公呀，官府个个貪錢，县官受贿，訴也无益。

曾康永：县官受贿，就得向按使衙門去投控。

馬 母：按使也得錢！

門 子：凭你說，天下都沒有清官了。

馬 母：奴无奈身背投詞，沿途訴苦，蒙四方君子指点，說

是：欲求清官，惟有嵩口司一人。

門子：（大笑）哈哈，這話對啦！

曾康永：那你有什么冤屈，講來給我聽吧！

馬母：奴心如火燒，哪里有心情和你閑講呢！

門子：尊嬌呀，你來看，這位就是嵩口司老爺了。

馬母：阿弟呀，老身乃落難之人，既不見答，為何又來尋開心呢？

〔馬母欲下，曾康永攔住。〕

曾康永：等等！嬌呀，愚老實在就是嵩口司！

馬母：奴虽是婦道人家，也曾听人說過：老爺出門，前面鳴鑼開道，后面涼傘遮盖；武官騎馬，文官坐轎。哪里有拿鋤頭的老爺？

〔馬母又要走，曾康永再攔。〕

曾康永：噯呀，噯呀！老爺因為亲民，特地下田勸农呢；執事涼傘都在前面走过去了呀！

馬母：啐！

（唱）看你輕薄非長者，

嘲弄苦人不肯舍。（欲下）

〔曾康永左右攔攔。〕

馬母：（唱）左拦拦來右遮遮，

再三把奴來招惹。

〔二人走圓場。〕

〔曾康永緊緊追趕。〕

馬母：（唱）果真不讓奴前行，

送你无情泥一把！（抓泥沙撒曾康永。下）

曾康永：喂，喂！（揉眼）

門子：嘿！做官头不戴烏紗，罰你眼睛吃土沙！

曾康永：这个妇人，滿面流泪，定有奇冤。

門子：你一个嵩口司，能管別处的案情嗎？

曾康永：她既然寻到这里来，怎能忍心看她抱屈？門子，我們赶快追上去！

門子：沒有官服，等下又要揉眼睛啦！

曾康永：这……門子，你年輕步快，先跑回司衙去拿官服。
我跟着这妇人！

門子：好，我先跑回去！

曾康永：快去，快去！（門子跪下）待我追上妇人！（下）

第 二 場

〔馬母上。〕

馬母：（唱）心急哪管步踉蹌，

过尽崎岖山路荒，

一片树林紅叶落，

歇問司衙无人逢。（向兩邊看）

奴来到此，不見行人，不知嵩口司衙門在何处？

前面有庙宇，不免进去歇脚，装做等人也好！

（唱）一座庙宇傍山蹲，

破瓦破墙又破門！

〔馬母欲入，門子背包袱冲出，撞倒馬母。〕

馬 母：（急招呼）借問……

門 子：（指着）你在里面等着吧，你在里面等着吧！（急跪下）

馬 母：偶幸遇見一個人，問又不說！（無精打采地入門，四望，懷疑）

（唱）案上簽筒和破硯，

當中不見有泥神，

階上蒼苔庭前草，

四壁空空不見人！

你看，這神廟之中，既無神位，又無香火，想菩薩也似奴家一般，遭逢劫運。古道敬神如神在，或能同病相怜，肯與奴指點明路，解救我子無事。那時重整廟宇，再塑金身，也不負神明一片心。（罷拜，拿起簽筒掄）

〔曾康永穿官服與門子上。〕

曾康永：噯，結果囉，結果囉，老爺的衙門當做神廟，簽筒拿來抽簽啦。

門 子：快快坐上公堂。

曾康永憤憤上坐。門子旁站。簽落，馬母撿起，忽見曾康永，驚倒，爬藏一旁。

門 子：老爺坐堂啦。嗎，嗎！

馬 母：噯呀，菩薩公呀，饒恕饒恕弟子吧！

門 子：呃，不是菩薩，是老爺！

馬 母：唉，是什麼老爺？

門 子：是嵩口司老爺。

馬 母：呵，是嵩口司老爺嗎？（向前跪下）噯，老爺，可憐唉！

曾康永：門子，叫妇人不用怕，有話站起来慢慢說。里面椅子端一只来給她坐！

門子：是是！（下，取椅上，以手略按，作搖擺狀）

曾康永：怎么拿一只破椅出来，教人如何坐得下呢？

門子：只剩这一只破的，叫我哪里去拿好椅？

曾康永：好，好！我这只拿去坐。慢慢儿訴来給我听。

〔拉椅子，讓馬母坐。自己旁坐破椅。一歪斜險些跌倒。門子往前急掖。〕

門子：噫，讲过这椅坐不得的！

曾康永：哈哈，沒要紧，沒要紧。嬌呀，讲吧，讲吧！

〔二人照面，馬母驚。〕

馬母：呵！你不是田中那位叔公嗎？

曾康永：嘿，嘿，是的，是的！

馬母：这……（不安）方才多多得罪了！

曾康永：沒要紧，沒要紧，坐下吧。

馬母：（上下打量）此处是何所在？

門子：这就是嵩口司衙門。

馬母：（仔細地看着曾康永與門子）爷呀，你到底官居何职？

門子：不入流……

曾康永：（急止）噯，嬌呀，有冤当訴就訴，何必問官职大小。

馬母：那对头冤家，乃是何等之人！看你种种行仪，只怕竹叶当舟，难以过渡！

曾康永：你别看老爷我官不大，不管什么大名堂，我都敢碰。你冤家对头是什么人？

馬母：冤家嘛……

曾康永：尽管讲，尽管讲！

馬 母：乃是罗相国公子罗文举。

曾康永：（吓了一跳，拉門子旁白）門子，又是罗相国公子！

門 子：我說你不要冤搭閑事，你不信嘛！

曾康永：只要他落在我手里，我敢情要与他比一比！

門 子：他什么落在你手里，难道他做事，要到嵩口司衙門来递呈？

曾康永：問就要問个清楚。（對馬母）嬌呀，罗文举如何陷害你，可当堂訴冤！

門 子：（對馬母）嬌母，你別听他說！罗文举居住城內，这嵩口巡檢司，是管不着的！

馬 母：哦，是这样嗎？

曾康永：噯噯，多話，多話！

馬 母：咳，人人都称老爷乃天下唯一的清官，誰知也不能救我儿一命，枉我千辛万苦，寻到此地！（欲下）

曾康永：（攔住）嬌呀，你如今要往哪里去？

馬 母：到此无奈，惟有漫往按使衙門，击鼓訴冤！

曾康永：嬌呀，不可去，百姓击鼓訴冤，要先打四十大板；你如何受得起！

馬 母：呵！如此說来，我儿一命，只有白白丧在奸官之手了！

（哭唱）噯！老天你实也不睜眼呀！

〔馬母哭甚哀，曾康永被引流淚，門子也在旁擦眼捏鼻的。〕

曾康永：門子，你为什么也流泪呢？

門 子：我本来不想流泪，可是給你們一哭，眼泪就跟着出

来了！

曾康永：横豎不問清楚，晚上是睡不着的！嬌呀，說來听听吧！

馬 母：禍由我儿馬鴻禧与卢瑞英訂亲而起：

（唱）只恨家貧徒四壁，
无力完娶誤婚期。
罗賊用計，
命王婆，帶聘礼，
假冒我家名义，
到卢宅，将其女冒娶。

曾康永：那王婆呢？

馬 母：王婆不知去向！

曾康永：轎夫呢？

馬 母：轎夫何人，卢家全不認識。

門 子：嗨嗨，那无处督头啦！

馬 母：咳！

（唱）一月后，
卢家办盤，向我来認婿。
查无其女。
两家爭执，
报官到县里。
驗聘礼，
有一金錠，刻有“永兴”二字。

曾康永：“永兴”……

門 子：“永兴”就是罗府当鋪的招牌头，永福县什么人不知？

曾康永：既然聘金刻有罗府招牌，小娘子被誰拾去，哪有不知之理！

馬 母：咳！

（唱）恨只恨罗府投递失盜呈，
反誣吾儿盜窃他家金，
送卢家以为聘。
一脏在，百脏成。

曾康永：永福县怎样判呢？

馬 母：啐！

（唱）賊官受賄，
乱定罪名，
判吾儿盜窃，
灭尸害命。

曾康永：呀！这是怎么判的？这是怎么判的呀！

〔曾康永生氣坐破椅上。椅倒，跌地上。門子忙扶。〕

門 子：慢些，慢些，你不用生气！

曾康永：他用什么道理判你儿子害死卢女呢？

馬 母：卢女有鴛鴦白玉釵一对，自幼收藏。当年两家往来亲密，瑞英暗将雄鴛鴦贈与吾儿，私訂盟誓。此次案发，賊官认出此釵，就指釵为証，判吾儿謀害。

曾康永：此釵現在何处？

馬 母：此釵就在身边，取出与老爷一观。（取釵）此乃雄釵。还有雌釵，乃瑞英收藏，样式与此釵相同。不知現在何处！

曾康永：（接看）果是白玉釵！趾有趾，嘴扁平，头有冠。娼

呀，現時只要尋出這雌釵，便可知盧女被誰所娶！

馬 母：唉，賊官不由申訴，說是既有雄釵，必有雌釵；害死瑞英是真！

曾康永：你當真將詳情向按使衙門上訴啦！

馬 母：是呀！

曾康永：按使怎樣判？

馬 母：按使照原案毒打勒招，判成死罪！

曾康永：死罪？

馬 母：死罪。

曾康永：是死罪！

馬 母：今秋就要處決了！

曾康永：唔，今秋，那日子不是快到了嗎？

馬 母：快啦！（痛哭起來）

曾康永：（氣極，亂打椅子）豈有此理！噯，豈有此理！門子，里面包袱傘給我拿出來，我要上省去見按使。

門 子：你去見按使，到底有什麼辦法？

曾康永：我要問他：馬生娶妻得妻，何必謀害；釵為聘物，有雄無雌，不足為凭！

門 子：你看，一個是知縣，一個是按司，一個是宰相：三支大柱豎在那里，你這只蜻蜓，就想去撼動它么？

馬 母：是呀，只恐虎口拔須，反累老爺受罪，我心何安。

曾康永：我雖官微職小，也是堂堂科甲出身，就在公堂之上，與他據理力爭，他能把我怎樣？強如你婦人家，任他要趕就趕，要打便打，不理狀詞，你有什麼辦法？
孀呀，我看你和我一同去，一定鬧個水落石出。

馬 母：阿哈嘻，老爷有此大德，老身終身难忘。

曾康永：不要这样說，你特特寻到这里来，我怎能看你的儿子，无辜受罪！門子，我把官服脫下来，你放在包袱里，給我拿一双草鞋出来。

門 子：噢！（取草鞋上）

〔曾康永將官服、靴脫下，穿上草鞋。門子把官服、靴都放進包袱內，與傘一起拿上。打點停當。〕

曾康永：嬌呀，走吧。（忽摸口袋，拉門子旁白）糟糕，荷包里沒有一文錢！

門 子：“自家沒褲底，沿途兜事体，”就是你囉。

曾康永：不去哪能使得？索性把这一套公服拿去当。

門 子：好吧，我勤俭积下的三两銀子，要討媳妇的。如今都拿出来，給你做盤費吧！

曾康永：那好极了，等老爷回来，慢慢打算还你就是。

門 子：（取銀上）老爷呀，这三两碎銀交給你，还有这几个番薯，你带路上去做点心。

曾康永：好好，門子，你可小心看守衙門，田地要做好，我走了！

門 子：老爷慢慢儿走！

〔曾康永與馬母下，門子拭淚下。〕

第 三 場

〔四軍打鑼引任有篋上。〕

任有道：（唱）斑白胡須口沒牙，
獬豸青袍衬烏紗；
代天巡狩有治道，
子曰詩云一大車。

老夫乃福建巡按任有道是也。子曰：“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”盖自二十岁登科，入为翰林院庶吉士，五十七年于兹，将謂必穷死于典籍之乡矣。忽蒙天子御降，見老臣衣鵷尾之衣，跣无脛之履，喟然而叹曰：“卿貧乎？”臣奏曰：“回也，不改其樂也”。龙顏大悅，欽賜金牌一面，出为福建巡按，准我先斬后奏。天恩浩蕩，真可以明明德于天下矣！今日按臨永福县。一路行來，前遮后拥，喝道鳴鑼。詩不云乎：“赫兮喧兮，終不可喧兮。”此之謂也啦！

軍士們：喝！喝！

任有道：哈哈！

（唱）五十多年都經堂，
外放为官实难逢；
圣道“中庸”严拘守，
上为自己下为王。

〔四百差分兩邊上。〕

众百姓：大人，冤枉，冤枉！

軍士甲：稟大人，百姓紛紛拦輿告狀。

任有道：收了狀詞，俱各回去，听候傳審。

軍士甲：收了狀詞，俱各回去，听候傳審。

众百姓：求大人千万替小民伸冤！

任有道：知道啦，退去吧。（軍士傳）

众百姓：謝大人！（下）

任有道：（看狀介）呈为罗相国公子罗文举因奸謀杀——呈为罗相国公子罗文举奸妻夺田——呈为罗相国公子罗文举占地杀人——呈为罗相国公子……呈为罗相国公子……呈为罗相国公子……嗚呼，嗚呼，为何每张狀都是告罗相国公子的？

。 軍士甲：稟大人，永福县乃是罗相国故乡，公子罗文举在家攻读。

任有道：噯噯，这……这便如何是好？子曰：“危邦不入，危牆不立。”左右，执事轉回福州而去。

軍士甲：大人出巡，“一声雷，天下知。”只有前进，安有后退之理！（喊）呵！

任有道：噯噯，都因你們喝道高声，鳴鑼用力，清道凉傘，一路招搖，以致惊动百姓，前来告狀。

軍士甲：大人官居巡按，岂可不理訴狀？

任有道：噯，你等岂不知，孔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神鬼而远之，可謂智矣。”永福县既是罗相国故乡，就是是非之地，岂可乱收狀詞！（邁）軍士。

軍士們：在！

任有道：此去路上，不許你輩敲鑼者。

軍士們：息鑼呀！

任有道：卷起旗号者。

軍士們：卷旗呀！